

雙

池

文

集

雙池文集卷之六

序

婺源汪紱稿

送黃國學遊京師序

士君子幸際明晟自當出其利器以拜獻天子卽不能亦宜一翺遊上國觀國之光豈宜鬱鬱牖下數粟量炊以與織婢耕奴共事故士誠鹿鹿已耳苟半長足命則孰不夔稷自期而志遠事違遂至甘心榆枋何者殆宴安爲之累也人生處境安樂貧賤舉足累人貧賤累人以難堪安樂累人於不覺與人以難堪人猶或奮然而自勵入人於不覺

人多且沈溺而日深是安樂之累人視貧賤爲尤甚黃生之奏名太學十餘載矣其家頗殷實田數十頃棉六七畝衣食饒足父母妻妾聚首言笑足以自娛尋常數日別家人每切切有難色是以公車屢召而黃生不往迄今歲仲春迺不謀妻妾而有入京之駕予從其親友共往餞之或謂之曰黃生嚮惜數日別今日胡爲萬里行哉生故不事事徒好賓客隳祖舊產以至今日風霜跋涉惟生乃自嘗之黃生勉乎哉毋徒爲已往悔也汪生乃起而言曰不然夫人苟無遠志則安爲農夫可矣而

胡然俊髦自命也今黃生固儼然國學也則黃生雖家居曷嘗須臾忘矯翼哉而乃不飛不鳴者則亦宴安爲之累耳今使生宴安如昔必不能奮志長往是生之漸失舊產當爲生幸不當爲生惜矣黃生勉乎哉世固有去宴安而適得貧賤者是去一累得一累也今生雖損未及貧賤是二累者生皆能無之生勉之矣此行也當必有以遂子自命之志者凡我與於餞者試彈冠以待之子且欲以子之成名爲天下之溺於宴安者勵也

送吳雲友遊武彝序

古有萬里裹糧梯山航海不憚險阻以爲勝遊者此好事之爲哉亦性情之嘿有以相契也或乃列名山於几席而塵盆羈絆不獲一探其奇則紫舍當愀然以興悲而山川亦笑人之齷齪矣浦邑之於武彝也二百里間耳然求其嘗至武彝者百不一二卽偶至之矣而求其嘿契山靈得領會煙霞真趣更百不一二是以一個貧儒非不天機清妙然而自翻於筆硯則武彝雖無若人之迹而或有若人之心是未能遊而可遊者也然而遠矣其或利海停帆宦途倚馬本無瀟灑之致暫投雲壑之

名則武彝雖不禁若人之遊而山靈且擯若人之
魄此不可遊而能遊者也然而俗矣友人吳雲友
善形家言而尤神於卜嘗挾其術以遨遊豫章浙
閩肆志名山水間而今春復爲武彝之屐將以晤
言玉女命駕虹橋和九擢之遺歌訪玉蟾之仙蛻
吾知其此行也固無奇不探靡勝不搜攬雲海於
心胸拾千峰於兩袖曠哉此行寧無神往乎夫天
機清妙之儒旣困於遇而未能遊而利海宦途之
客又牽於俗而不可遊則遊亦難言之矣雲友何
如人而善遊若是蓋雲友之身心不縈於俗累雲

友之性情有契乎山靈而雲遊之術又足以隨往
自贍無裹糧萬里之勞是則無雲友之身心性情
者不可以遊而無雲友之術又多其不能遊者也
雲友之獨爲善遊也不亦宜哉雲友行矣五曲之
間紫陽書院在焉子盍於觀覽之餘爲我三致意
乎亦無使此山之靈笑我都無情緒也

長汀曾氏譜系圖序

孔氏之門傳道者賴有曾子傳之孟軻軻以後歷
千百年而後有朱子故凡天下之誦讀古人而獲
與孔氏門牆者皆以曾子爲宗蓋不獨曾子之子

孫系族焉也然前聖遺風流於後裔則子孫猶必
有不失其傳者如有宋子固公亮諸公亦其著矣
鄞江曾氏相傳以爲出曾子之後雖世遠人遐不
能詳紀而曾氏之族類能雍睦忠信克敦孝弟則
誠若無隕於家風者余丁酉遊閩中寓可鳴曾丈
家丈乃以其家族譜圖系示之囑予爲序予不敢
承又念生朱子之鄉且遊朱子所遊之地朱子紹
曾子之傳者也而予亦適觀曾子之子孫以與觀
其世系不可謂非奇遇宜不可無一言以應之曾
氏初望南豐徙居汀郡丈之高祖邑廩生號東邨

會祖惠州贊畫大夫汝才祖鄉飲大賓思聖考慮
士瑞甫紱雖未睹諸公之音容奚似碩德奚似然
瞻遺像按譜牒已令人悚然思敬是若可想見一
斑矣而丈之諸子羣率義方家庭和翕要不可謂
非祖澤之遺苟自此以往敦尚詩書無替厥緒則
後此之緜緜繹繹而更能紹斯道之傳者萬世未
艾而寧直此圖系之傳已哉因贊而題之幅後曰
衣冠躋躋同一堂音容步履何端莊養體養志思
魯邦沂水舞雩世澤長流風萬載猶煌煌眉壽黃
耇福而康天錫爾允俾熾昌于傳奕裔觀餘光

沈臥菴詩集序

今夫人上下古今盱衡海內業已友天墜而冠百
靈豈其等顛蒙而同木石而況乎俯首塵寰羈身
宇宙水流山峙何不足以動其騷懷動植飛潛何
不可以供其筆墨又何必倏僥遇合芥蒂窮通而
遂使造化無情天公減色故苟其亭亭物表皎皎
霞外則功名盡幻珠玉皆塵而或者悲歌擊節感
慨淋漓則意氣成虹風情掩日有時而意會太初
神遊物始則見夫鳶魚盡樂飛躍皆情而或者紆
腸刺血刻腑鏤心則可使涕泣鬼神風雷天墜亦

可見征人怨婦各多錦繡之腸華轂金門共此珠
璣之腹是才情所發則有如蛟如螭如靄霆如
江河又有潔如冰如雪如穠霜如朝露則有如孤
月如高峰如征鴻之嘹唳又有豔如春華如晚霞
如天孫之雲錦而家有雕龍之技人負繡虎之長
奪少陵之辭壇爭淵明之騷席是蓋人有不容已
之志意卽天有不容已之文章固非窮達之所得
而移貧富之所得而限者唯恐是胸有凡情體無
仙骨營營蠶蟻齷齪蝸蠅則語言旣俗音調皆庸
雖造物亦似有以靳其才華而化工亦不得以誇

其鬼腕噫難言之矣問嘗曠觀先喆尚友古人苟
其無出塵之想拔俗之標又安得有天寶之華驚
人之句沈子臥菴者心羅二八氣壯三千胸懷之
磊落將使神鬼皆驚意象之離奇欲令古人退舍
載籍旣窮於墳典足跡復徧於寰區是以舒毫見
性潑墨皆情其少年之作類多悲壯雄深風流自
喜而後乃益造平淡又大抵多淡永幽閒煑石餐
霞之致蓋襄陽摩詰之流而不在聖俞庭堅之列
也噫吾因之有異矣夫臥菴貴介公子也方其遨
遊海內裘馬以鳴得意誰曰不宜而顧多沈鬱之

思若抱不平之恨蓋舉世之事有不足以愜其懷而盡世之人皆不足以當其意者夫是以不與時合乃退處於仙霞楓嶺之間既懷才而莫試遂不遇以終身宜其陸通佯狂文長抱憤而臥菴則又不然臥菴蓋有以見夫天地之大吾身之小也又有以見夫天地之小而吾身之未始不大也夫是以俛視一切而有夷然不屑之心則亦達觀夫窮通遇合之途而不足以動其念覺少陵悲憤猶有塵思而元亮北牕不容專美推斯意也殆與天爲徒者也臥菴之作不下數千篇而不自收拾今存

稿凡若干篇予晚進小生日承教益得與覽爰是有詩序之命予自念識疎才拙謝不敢承第是以臥菴之才情而顧有如是之遇合以臥菴之遇合而顧有如是之文章則又有不容已於言者臥菴蓋亦許予之有同心也凡有性智俱爲物靈豈其盡胸有凡情體無仙骨則天下後世安知不有同心而共賞之者

送止齋和尚遊杭州序

止齋自六七齡其父母已舍之僧舍矣及長通戒律科教遂善屬詩文工筆札以與都人士交又常

居積貨賄與時低昂以廣蓄聚其二兄乃反來依
之獲其餘貲以贍養老母止齋亦能孝會母痛病
則不寐食不下咽佛氏之教戒貪痴無父母親戚
而止齋所行乃適與之反然誰無父母則嗣股肱
牽車服賈亦人事之常止齋於佛法似有背馳而
於人心則未始不愜也止齋亦束縛於其法而不
能充之以愜其志耳己亥孟夏止齋方蓄買茶笋
以將爲杭紹之遊杭固多文人學士而天竺靈隱
尤爲釋氏叢林吾知止齋其必將廣爲交遊以廣
知慧則於是且有是止齋非止齋者難於決擇願

以吾言質之是邪否也

楓溪十詠序

宇宙之大何地不可怡情必方壺園嶠而後足爲勝遊則是造物固與人以甚寬而人自隘之也故蘭亭赤壁未必果有異觀愚溪石城又豈盡皆奇特惟胸懷灑落乃能領物境之真斯地以人傳足以代神工之闕矣楓溪南枕黎嶺北據僊霞通八閩而控三吳右豫章而左甌越實爲形勝之區余始至於斯遂心賞其幽異而姜子載臣者胸懷灑落人也乃自署楓溪逸興於是取其尤著者題爲

十則以頒同社且索詠焉是其於物境之真固有以領之悉矣夫望浮蓋之殘雪明霽色於雲端聽相亭之晚鐘飄餘音於天外爐峰之夕照巖岫生輝狩嶺之晴嵐煙雲淡宕澄川如練花橋之夜月搖情長橋臥波水隘之涼風拂面觀騎射於西場忽動請纓之志觀春耕於南畝而思稼穡之艱登龍山而遠眺聊以振衣憩楓社以臨流亦堪濯足雖楓溪之所可樂固不止於斯然卽斯亦足以見造物之奇隨夫人之自領謂此十景者楓溪之所獨可也謂其軼蘭亭赤壁愚溪石城而上以比於

方壺園嶠亦無不可也而非有胸懷灑落其人者
又孰能以與於斯哉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詠固不
敢謂地以人傳抑亦二三子各言其志之意云爾
郎峰祝氏世譜序

余讀郎峰祝氏世譜自兩晉以迄於今其間簪紱
蟬聯瓜緜賡續猗歟美哉何其盛也粵考在昔祝
本宗廟之官而子孫以官爲氏所謂官世其爵祿
者此祝氏之所由昉歟而或者又謂武王封帝堯
之後於祝其後子孫以國爲氏然則考姓氏者秦
漢以前蓋難言之矣今觀茲世譜所載祝史受爵

司胤宗廟則其先蓋祝官之祝而非爲祝國之祝
可知也秦漢以前姓氏多未定如夏有扈男斟尋
彤城褒費商則殷來宋稚空桐目夷而周後之姓
爲益多其載於經傳者闕有間焉而今之世家大
族類有私彙溯其本初則大抵皇王君公之後君
子或頗疑之以謂史氏多夸私彙亦然追遠尋源
惟及其所可知而闕其所不可詳者斯云善也雖
然劉氏遐推帝堯郭姓遠宗虢叔苟有可據又豈
必辭祖梁公而彙譏和靖哉余曩與臨淄祝氏及
山陽陝右之祝姓者言及世系皆謂祖自祝史望

出三衢與譜吻合譜之所載洵不虛歟雍正癸卯
余在須江而郎峰祝子升九常從予遊升九方與
族人謀脩家乘徵疑考信補所不及而闕其不詳
因攜以示予且屬予爲序予觀夫祝氏自信安侯
而後荊州從陶而奮戈食邑以加姚崇不平而上
疏祭酒乃復東山真隱神闢其境孝善昭著瑞呈
其墓處而山林則雅儒之善俗以興出而廊廟則
宣魯之功名以紹幾二千歲間而姓族日繁流風
未艾今茲之舉豈徒侈譚先世以夸望族亦欲子
孫與覲前人光烈以無隕先世遺風則出處之節

文武之略廉節孝義取則不遠具茲世譜矣豈不偉哉

送勳文叔序

勳文吾族叔也長於卜號幾先子幼受學於族叔祖正學先生蘭友正學叔祖身任斯道詆斥異學著辨譌作論義於佛老星鑑陰陽以及凡詭異不經之事皆必力爲排辨而獨於卜者不加議蓋卜雖末技實與神通且卜筮稽疑古聖所重誠與星鑑無稽之說有不可同日而語者顧卜之爲術則甚紛矣上古觀象聖人作蓍龜楚人以茅越人以

雞後世以錢而今之術士又或以鳥以蛇以筭以
時以水獨吾叔勳文之卜也以字夫卦與字同始
於伏羲卦有其象字有其文卦有內外貞悔動靜
之機字有上下左右形聲之體卦有奇耦變易之
用字有筆畫添減之法其以字卜不於理爲近歟
且一之從一二之從一水之從坎火之從離字也
而何嘗非卦也然則伏羲以卦而制字今日又何
嫌以字而爲卦哉獨是吾叔祖正學先生門人類
多英才偉士學可濟時才堪華國者而勳文叔獨
安於樸魯以末術鳴故族人多目之爲癡者然吾

叔不癡也昔季主嚴君平輩嘗託卜筮以終其身而後世稱隱君子叔之託於卜以遊四方老而不厭者是必有道矣且吾觀叔之卜矣與臣言則引之以忠與子言則引之以孝凡四方就卜者皆因人隨事以從容引策而歸之於仁義道德之途侃侃正言不雜之以詭怪虛浮之說是不可謂非有得於正學先生焉者也故曰吾叔不癡也已亥秋月叔自閩歸道過楓溪紱故書此以送之并煩叔致意吾鄉父老且問正學先生叔祖安否

送祝處士居介石山序

易曰介于石不俟終日而孔子贊之曰知幾其神
信哉吾於易而知出處之宜矣夫君子之出處非
惟視乎時要亦因乎勢今時當明晟有志之士固
當致身廟堂以大有爲於世然三代而下勢殊事
異天下英才不可勝用安在草野必無遺賢故禹
稷巢由不妨兩是而嚴陵光武適以相成必謂有
道貧賤爲士之恥則爲勢所難以求必得恐適遺
奔競之羞與介石者正相反矣須江之西有介石
者地處山嶺之半後負重巒前臨平曠中盤脩谷
俯瞰江城田沃土肥泉潔而清冷林茂而疎爽洵

爲隱者之居邑人祝處士某始卜築之處士好遊
出則曠觀吳越之區處則棲遲介石之上課子耕
讀其自處不朝不市非大隱亦非小隱邑人譏之
曰君子有守有爲故有志於爲者羅百家之文飾
好脩之行工揣摩之術與多士之選以傲富貴而
博功名致身通顯之途播譽天日之表此非傲幸
所致亦晟明之世有宜然也下此而貪夫狗財則
挾長於桑卜借籌之陶計追逐於擔夫販豎往來
於市井囂塵此誠孜孜爲利者乎而若人似非其
耦若夫高隱之士入山惟恐不深而自安耕鑿則

伯鸞自竄於南越仲子甘心乎灌園鐘山致謝乎
周顒司馬興譏於捷徑孰其當混迹人羣與時迫
逐如祝處士也者非進非退非爲非守卜居竊山
林之號行事厠商賈之末君子固如是乎處士聞
之曰否否蓋時至今日經明行脩之士徧滿海隅
吾寧薄功名而不爲乃自顧無以過人而徒勞於
競進則不若退處之爲安耳若乃懷瑾握瑜離遁
人世則又亂世君子避害之所爲非所以語於晟
明者第予性癖山水故於吳越名區奇山廣澤旣
往復流連不忍舍置而此地幽崖秀石差足怡情

則亦卽此而卜居焉自謂重巒疊嶂以方天目支
硯邃谷深林斲作蘭亭委婉俯江城煙樹忻然化
日休風安衡泌棲遲樂被光天雨露爲賈爲農安
於所遇或遊或息因乎性情勢之所難者吾知難
而不爲分所得爲者吾因之以自適則自處亦若
是已耳謂之隱淪也則吾豈敢予聞其言而避之
曰此所謂知幾者歟夫以今日而競進誠勢之所
難因其分而爲之誠知所自處以知幾之人處介
石之地人其無負於地地其無負於名矣因書此
以爲之序

鄭鶴舫詩集序

世之言詩者大抵皆本於三百篇詩有正變正以
鳴國家之盛變則自言其志而摭其感憤之情故
微獨閭巷之中有變詩卽廟堂之上蓋亦有變詩
焉微獨黍離旣降爲變詩卽車攻六月蓋亦稱變
詩焉微獨夷厲中微之日爲變詩卽成王周公之
盛蓋亦有變詩焉情有所鬱於中斯不能不發之
外太史公曰詩三百篇大抵皆聖賢發憤之所爲
作也唯變而不失其正焉則詩人之致云爾自周
以降爰及漢魏六朝靡靡已不足言至有唐中睿

開元之際始稱大盛然方之風雅之音則亦其變
然者何則有唐三百載作手不爲不多而拔取其
豪少陵實爲巨擘少陵之作固多感慨悲歌洵司
馬氏之所云聖賢發憤也其爲變詩不可睹哉故
詩人多窮非詩人之多窮實窮者之多詩也亦非
詩之窮而後工實則詩之工於言窮也夫非有困
窮之遇亦安得有沈鬱之志非有沈鬱之志亦安
得有發憤之辭詩以言情情之所至無往不佳而
世之論詩者類多拘文牽義以脩辭琢句爲奇則
大失詩人之旨矣柘浦鄭子若思負康濟之猷而

未爲時用棲遲衡泌若將終身蓋不欲以邱園之
素履混迹仕途亦豈肯以遊宦之風塵易吾農圃
而左江大憲副山左張公始聞其名束幣造焉固
辭不獲攬轡就車此若思有事四方之始然而非
若思志也亡何而憲副張公移巡隴右若思以去
家益遠不肯相從顧自是而粵東參戎李公閩中
大元戎藍公東甌大總戎魯公次第相招若思亦
僕僕風塵不遑寧處旌旄冠蓋之列竟羈履道之
幽人葛巾野服之儒浪逐宦途之轍迹矣吁嗟乎
士君子如不得遇則終身隴畝可矣否則得志當

時含和明廷以垂功名於竹帛亦丈夫之大快迺
出處兩無所據而徒棲棲道路長爲人入幕之賓
傷矣又復馳驅靡定不獲盡展其才猷此則若思
之所爲大悲焉者也其志之沈鬱而辭之發憤也
又烏能已哉閱歷旣久則感觸者多故浪迹數十
年之間其登臨憑弔者不知凡幾觸物興懷者不
知凡幾贈答往來友朋倡和者又不知凡幾然要
皆其沈鬱之志所隨在而發焉者耳旣乃不遇於
時則又不欲以窮鬱不平之鳴留人齒頰於是聚
生平之所著作欲盡舉而焚之其子爭持而留之

則所餘已不及半今存稿若干篇皆焚之餘者也
吁嗟乎予悲若思之志矣昔少陵抱憂憤之心值
天寶之末恒棲依隴蜀瞿唐瀟湘吳越之間竟以
不遇終老今時雖晟明而若思之遇則無類是然
則讀若思之詩者亦以此意焉觀之也可

詹抃赤詩集序

今夫人讀書懷古本學爲經濟之猷以大有爲於
世而其次亦不失爲風雅之士驅使風雲咳吐珠
玉以文章顯名當代乃偷狗屠夫刀筆下吏負貪
忍之誚蒙盜嫂之譏者已霞變雲蒸奮長風於日

月之表而讀書者反拘文牽義終爲碌碌庸人漁
侶樵人征夫怨婦或長歌當哭矢口成章而平行
天倪已成絕唱而讀書者顧脩辭琢句皓首無成
不亦可羞也乎蓋斯二端者原視夫質之所近而
不關乎讀書質而英雄則英雄矣質而風雅則風
雅矣況今之讀書者徒習文辭訓詁以求帖括而
博科名而變化氣質之道久屬不聞又安望其變
魚鹿之質爲英雄而化凡鄙之情以風雅歟錢唐
詹抃赤讀書不成去而從戎者也疎闊世事不矜
名節放浪佚遊爲世所鄙而予獨愛其高曠軒達

不趨勢利憤時疾俗頽然有俠士風又資質聰明
聞一知二間嘗執筆作詩雖不盡工而時出警句
質之所近然也有過失彰彰在耳目間而人有
所長則忽之不察世俗好毀類無不然而不知己
之汙下不善且有出於斯人之下者何待己之寬
而責人之刻乎予非有私於抒赤而爲此言亦示
世之律人者不可以尋常泥也詩本性情觀其詩
而其人可知故取其詩稍爲刪抹以成一集而書
此以序其首

贈畢生遊姑蘇序

醫之爲書具在而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故泥古者不可以通今而拘方者不能以御變然循途守轍是謂不及而委棄成書則爲太過二者交病也畢生長於醫不拘成法以意自決雖往往而效而同業者則每力詆抑之以故將束裝往遊姑蘇蓋病此方之人不足以表異而欲處天下之會以自顯其長也雖然人而稍讀回春夫亦誰不自長者但未敢以言表異耳苟欲自長其技而加以表異之心則吾恐察理不精以有所僻雖由基之百中或不能保無一失以隕厥聲畢生行矣姑蘇人士

所聚盍亦沈潛於古人之書而博參之人士之論其神而明之當必有益深焉試易其心以藏之非惟醫人之可無失抑足以自醫其未足也畢生吾郡人也其於岐黃內難以下及張劉朱李之書吾知其軀矣第恐其唯急於醫人也故於其將行而爲自醫之說以告之

梅泉周氏世譜序

須江之梅泉周氏宗顯輩將有事宗譜而問敘於予予詢其所自出則有宋濂溪周子之後也自濂溪公而下歲近而世次可詳自濂溪公而上歲遠

則世次難考然大要謂自后稷封部始夫古者必有功而後錫土姓故凡三代而上其有著姓非后王君公之後卽巨室世臣之家庶民蓋無姓也始錫姓者別子爲祖姓其姓者繼別爲宗大宗百世不遷其有小宗五世而遷支庶別氏謂之庶姓是以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夏商之時猶有不知姓氏者至若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則從宗合族之道惟周爲至然始也別姓而爲氏繼也卽氏以爲姓故孔子殷人不姓子而姓孔自孔父氏也孟子魯人不姓姬而姓孟自孟孫氏也

故姓之別有三道焉以王父字氏孔父孟孫是也或以世官司馬樂正是也或因其國與采若曾邾韓魏之類是也凡夫公左所載以及史記本紀世家言其族屬蓋班然有可考矣史稱漢武帝自封禪西歸而封東周之後又秦漢間有以周王孫傳易學者然則周姓所自來其果周室子孫以國氏歟乃在秦漢以前又已有周霄周最其人者此又何以稱焉唐有天下而祖老子因命天下著姓各自言其所出之祖因是天下顯族旣各力考本源自占郡望而雖在寒微亦樂得各以其姓附之天

下無不可考之姓亦無無姓之家矣爰及於宋以
姓氏之學傳者數家顧或言人人殊亦未能必其
盡是國語曰名姓之後能知氏姓之所自出而率
舊典者使爲之宗則宗事人道之重由來已古而
能道前世事牒系本末無或失實者要必其後嗣
賢子孫悉之爲的若宋之儒者如司馬歐陽蘇呂
皆嘗留意譜牒樂生反始揚先啓後亦一家盛典
無庸忽也而或且疑之謂人家宗譜所載大抵多
頌揚之辭譜系所原大抵多聖賢之後豈惡人真
無後而一族皆善良子正謂不然君子爲親諱一

族之中容有相隱其固然也其所不能隱譜亦未嘗不垂之戒乃聖賢百世而可親不賢則有後而無後此正可以觀乎性情之正是以談祖宗之善而畢然奮興道家學所傳則殷然嚮往其慙慙人以樂生反始揚先啓後之心者夫豈淺鮮是亦慮後嗣無賢子孫不能道前世事牒系本末無或失實耳苟其能之不亦國語所稱率舊典而可使爲宗者哉梅泉周氏其前世之必出於周無庸問矣乃自濂溪公而下歷某某凡若干世至慶十二公而始居梅泉自慶十二公而後歷某某至今又凡

若干世譜系本末彰彰可考語學術則濂溪倡道
學之宗語事功則益公著知人之哲苟以龍門史
例則宜繼孔子而世家言況乃勒功名於竹帛標
勁節於林泉若樞密少傅及仲十諸公者未能更
僕前此家譜迭爲兵燹所沒而要其祖功宗德自
有沒之而不能沒者而其族中某某乃能掇拾綱
羅以相從事是將使一族之衆皆無不畢然於祖
宗之德而殷然於家學所傳可不謂賢歟予故樂
爲之道而序其首其若前世之荒略而未可詳者
則亦闕之焉其可也

天傭子集後序

天下之動貞夫一而亦有不能恆一之勢蓋始於同者必終於異也異不生於異而生於同至異生於同而於是天下之人別戶分門以羣起而相角顧吾謂天下之爲異有不容不力辨者亦有不妨於並存者禮樂崩而揚墨起微言遠而老佛興其當辨不待言矣若乃荀況之性惡揚雄之美新象山之主靜陽明之良知此數子者皆名曰儒則所謂異生於同乃王仲淹或且爲老聃釋迦脫罪退之知闢佛老矣而又猥以孟軻荀卿揚雄並數吳

草廬以陸爲尊德性朱爲道問學王陽明趙東山
又爲朱子晚年論定之說則何其擇之不精而不
力辨其所當辨乎亦有異而各成其是者則夷清
惠和伊尹之任均爲造詣之至而君子猶不能無
決擇焉至於異而均未爲可是者則無如漢唐注
疏之學若何鄭之於三傳劉宋之於孝經爭鄒郭
而遺堂與祇見多事於理道胥何當也若夫文者
道之華而制舉業之文則以代孔孟之言而衍程
朱之緒其不可以漫濫紛沓也審矣有明季世時
文之淆雜已甚一時聰明才智之士相率以離經

畔道爲新異此微獨科舉小道實亦世道人心之
故東鄉艾氏實始起而力正之人知其爲制舉業
之功而今以觀定待房墨諸序則東鄉所憂有不
止徒於制舉業者然則此亦所謂同之爲異而不
容不力辨者歟由今論之文之與實則亦有間矣
士之爲文者果其盡本原六藉墨守程朱吐之爲
辭踐之爲行則文之所在卽道之所在又何間焉
而如其有不盡然則左語之豐腴國策之武勁史
漢之遒潔整嚴子雲相如之淹通宏博自莫不有
可觀下至魏晉六朝雕鏤駢麗雖日文運之衰然

天地英華或大萃而牡丹芙蓉或碎翦而薔薇金
鳳要亦當有此種苟非大詭於道何妨過而並存
有明之舉業正宗固當以守溪荆川震川遵巖爲
軌彼倡爲不讀唐以後書者自其賢智之過然第
以文論則滄溟崆峒及鳳洲弇洲昆弟風流典冊
曷亦不有微長似未當以與龍溪心齋顏均李贄
之徒及攘佛老荒譚以竄入爲孔孟之文者而同
年並訾若乃詬厲歐曾詆譏王唐此則又後人所
爲滄溟諸人原未嘗至是也獨怪東鄉排斥太過
以至豫章吳會口舌啁嘲而同社之大力猶或起

而畔之則惜其客氣未除而圭角爲已峻也謂夫東鄉之論文所憂不徒在文則原其初心固亦大不得已顧以爲憂不在文則東鄉之於文究又有擇之未精者矣韓子非聖賢之書不敢讀非仁義之志不敢存而道其所以然則止以戛戛乎唯陳言之務去歐陽子自謂吾所爲文必與道俱之二子者一則悅道以就文一則躋文以就道均之道與文二道與文二則承之者益愈至影響彷彿而終之以暨於離經畔道故東坡之桀驁恣睢亦未嘗非歐陽所取士也如賞其文而已則太倉歷下

北地何妨過而並存必欲釐文妖而盡述之以使
一世之文皆必本原六籍墨守程朱吐之爲辭踐
之爲行則又更何必沾沾時文而獨於史漢韓柳
歐曾王唐是尙蓋由道以及文則文之異同不容
不辨故孟子之闢揚墨退之之斥佛老朱子之不
合於林栗而異於象山此文之所在卽道之所在
其心爲天下所共白而事誠斯世之所不容已而
東鄉則不能盡然而乃由文以合道則己之於道
亦尙在影響彷彿間終之文人習氣以與子雲相
如韓歐並坐退之因爲文而有見於道朱子所譏

爲學倒了者也東鄉其或者類是願乃今日房墨
明日社稿大聲疾呼以至於刎頸自誓噫甚矣夫
役志之苦也悲夫然卽以文論夫國運隆替與文
運同其盛衰文至啟禎其僞經學僞子史浮浪不
根之文固衰之衰者也東鄉矯之而必欲以寥廓
氣清水潦縮而源泉見風霜高潔木落歸根爲快
則無春夏而獨有秋冬又曷嘗非衰世之象要之
東鄉之客氣未除而圭角已峻則其所自爲作亦
有未全其爲歸根反樸者愚嘗三復斯編不勝感
歎悼天運之靡常傷人事之舛錯又悲其役志之

苦爲力之勤而終之以身殉國不負所言則斯人
瑰奇磊落凌厲蹕越之氣亦終有不容泯滅者視
今日之以庸腐時文而徒博取科甲爲得志者相
去究何如哉是則可哀也已予是以不能已於言
而書之以跋其後又常憶歲在庚子予自閩歸景
昭江母舅見予所爲文每以圭角太露立論太方
爲戒越至今忽已幾二十載雖學問不敢自怠而
圭角亦自顧未能盡捐夫是以不能諧世則因閱
斯編而益重有感於舅氏之訓也因借茲以自鏡
云

毛家塢張邨黃氏族譜序

昔人以德功言稱三不朽而世祿不與焉世祿其
真無與於不朽歟竊謂土不厚不足以殖嘉禾德
不厚不足以長後世故伊耆之後於夏爲豢龍氏
於商爲唐杜氏於周爲范氏世祿之延長實德之
所垂有與爲不朽者詩云惠我無疆子孫保之功
言末耳孰謂世祿也而無當於不朽之故歟獨是
世祿且難言矣古者三德有家六德有邦德稱其
官而迺祿與之準是以諸侯世國大夫世家其積
之厚者垂數千年本支百世後世德薄不稱官矣

位若傳舍君人之報亦已輕焉其或慙膺茅社終
匪繹思怙侈驕盈不百年而遽奪下焉者朝榮華
而夕憔悴斯世祿之與於不朽也已難得之三代
以下雖然古今異時天道亦異用人患不德耳何
患德之無與爲不朽古非享有國家不得世守宗
廟而今迺民庶得有宗祠祀及始遷之祖古惟國
有史官掌其邦之記載有庶子官掌國子之倅而
今迺民有私乘獲稱先世功德與其子姓譜系古
者官多世族閭閻難於發蹟驟至美官而今迺興
廢無常起家者視才之毓是以一家之會屬族譜

所載絲分綸合多者數千煙火少者亦百數十丈
夫歲時伏臘享祀無愆血食延本支略與古諸侯
附庸等其或特起科名膺顯秩受榮譽則歸美本
根祀特隆矣雖不獲歲事爲常而宗族榮施一時
又已與諸侯等爲滂厥始恆自一人非有顯功必
其隱德概屈某指孰是當時炙手而其後迺陵替
失緒不有復存孰是來自僑居而後嗣熾昌遂昭
郡望於是祖宗軼事迺與子姓梟仍相羨百世是
不朽之真也何必世祿有明世宗時金谿黃公諱
綸字理夫者以名進士來宰須江卒於須江清無

以爲家迺不復歸遂肇居須邑之南實則毛家塢
及張邨黃氏始遷之祖也初黃公之來須江也須
江土瘠民貧地道險僻公至廣施與而不爲惠俟
民事粗定遂躬率使平易道路繕脩橋梁百廢以
時就緒而公不爲勞又感逸平徐先生爲斯邑理
學儒先而今其故址荒涼莫知憑弔迺爲置田建
亭立之碑以庶幾風聲之樹凡爲治所興舉他多
類此此事功之顯可紀者而隱德則未敢知夫浚
明亮采古今人遠不相逮而事績有可紀如是是
亦旣與官稱三代而下無世官之制其有官此而

遷擢去者有官此而罷歸者有官此而不得歸者
雖或名宦祀之或墮淚碑之而卒鮮子孫守之而
公迺肇族於斯有以永保子姓血食無疆不亦吾
所稱與古諸侯附庸等者歟卽不朽者歟噫德可
知矣黃氏之族勢且浸昌其毓材已非一世今茲
迺合脩其譜牒以昭先德爲黃氏不朽之傳行觀
且有蔚然起家而歸美本根益隆祀事爲宗族光
者不又且與古諸侯等邪予猶竢其盛也將復爲
珥筆識之

戒色論序

雨者陰陽之和虹見則止然而久雨斯淫華千葉者無實木孃娜者易彫今夫至堅者石數燧之崩至粹者金數銷之耗色之於人猶夫火哉此牧城鄭子所以有戒色之說矣色可戒歟曰戒非逆而禁之之謂其謂養之以正而弗納於邪也謂夫養生主者宜有以深其源而節其流以固其精神充其血氣堅其筋骨使出之有時以不至如金石之銷崩桃柳之易瘁也夫君子之脩己誨人也閑邪存誠清心寡欲以相與沈潛於仁義之府優游於禮法之場而奚有於色奚俟乎鑒色之爲身害也

而後戒之然而禮教之壞也世俗之悖也閭巷以
宣淫爲韻事愚頑逐臭穢爲羶薈子弟無所防閑
父兄不知教誨馴至於元神耗散精血消亡以死
而不知覺悟今告之以仁義之道禮法之嚴彼必
且笑以爲迂而逃之若桔又孰若明揭其害而告
之以使之憫然知惕彼縱不知仁義禮法之爲尙
也獨不畏死亡之相及也哉顧明言色之爲害而
不語以去害之方是醫者診知人疾而不投之劑
也其庸濟乎鄭子言之矣一則曰勤職業一則曰
別男女一則曰絕比昵而終之以寡欲養心夫虹

能止雨淫破義也惟鄭子所謂勤職業三者惟足以閑之久雨斯霽樂勝則流也惟鄭子所謂寡欲養心者爲庶幾砭之是非去病之良劑歟人苟不服服之則銷崩憔悴之病其必將渙然起也不寧然也君子之脩己誨人也不外閑邪存誠清心寡欲其大端矣今父兄而能教子弟以勤職業別男女絕比昵子弟而能自知以寡欲養心則是亦相與沈潛於仁義之府優游於禮法之場而聖賢之學在是矣寧僅以戒色言之子故反覆鄭子之論而嘆其善於立言也因序而行之

方湖姪後場純雅集序

以言取人其非古歟夫敷納以言自古識之而九德之迪知忱恂古人不廢言但亦不專以言取也記曰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然則人亦成信之爲貴耳言其非可少歟雖然難言之漢文帝親策賢良而所取者鼂錯賈誼抱才悲憤所論亦近縱橫漢武策士得董仲舒儒術自此振興可謂羣言之首然曲學阿世之徒亦未始不以儒進蓋策言而不擇其言知言而不自成其言者殆已衆矣夫說理之言謂之論而經國之言皆其

策乃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而文之過焉則東方朔
司馬相如揚雄之屬以詞賦見長爰及鴻都門學
下逮尺牘鳥篆之煩降及六朝駢儷是又文之倣
而仁義之說經國之猷皆無與焉而後世猶沾沾
以是爲文則取士以言之不可又其大焉者矣漢
之舉士多由賢良方正碩士名儒時蒙辟召士猶
有以自重至順帝限年課試士品漸輕大抵朝廷
立瀆未嘗不期於盡善而瀆之與人實相遜其終
未有不倣者如魏之中正九品本倣周禮鄉舉里
選遺法其倣也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唐之書

言身判其失也棄周孔而尚徐庾有詞華而無事
業若帖括雜文詩賦又何解於揚縮之譏積弊成
俗後世大率如斯欲其還醇樸反禮讓不可得矣
宜乎程子之以舉業爲害道也然而君之與士上
下懸絕士非言何以自見是故宋之科舉制凡數
易而經義策論之行終不可變卽在明初薦辟科
舉國子吏員四途並用乃三百年來惟科舉之得
人爲多我

朝制科法如有明夫經義以暢發帝王孔孟之遺
言而傳註恪遵濂洛關閩之大義若論表判策則

經濟之所由見擇士以是宜無不由體而達之用者況

聖朝文治彪炳百年訓士有文優養有道求才至意不爲不盡而下有不能達之上上有不能得之下者則惟士子揣摩風氣以悅主司虛辭求售實用不彰負

聖朝之至意爲已多也余家方湖蓋有見於此迺輯二三場純雅以問世蓋不雜之謂純而雅者正也其所擇言必確乎仁義中正之歸以衷一於孔會思孟周程張朱實有所得於心而見之於文而

不雜以似是而非之說乃可謂純確乎經世遠猷之獻以上追乎唐虞三代禮樂兵農實有所濟於時而可顯之用而不參以目前功利之習乃可謂雅與茲選者亦綦難矣今觀方湖是選則亦已純也雅也吾願天下之閱斯編者得其所以純所以雅而後見之於文庶幾其言之不傲而獻身成信之可憑乎哉

弟宗典詩集序

余弟宗典自十二三歲時已其學爲詩情好甚篤迭相酬和爾時雖未離稚氣而宗典每多新穎奇

闕之句余自視以爲不及然素心相賞亦不以不
及人而羞恧及成童宗典學益刻苦嗜詩尤甚雖
病臥牀第經載未嘗一日輟吟余每相探裹被接
坐反覆談論不識沈痾之在體爾後余以奔走衣
食四方宗典亦舌耕他邑其不獲與相聚首圍爐
展卷竟十餘載困苦中偶嘗得句則未嘗不憶宗
典之天賦清奇而自羞句澀也顧宗典甫及弱齡
詩名已震於郡邑而余益潦倒不堪爲利爲名兩
無所就心益自悲又以天各一方未獲睹宗典驚
人之句若何視舊時所吟詠者精進若何用功若

何與舊時所論是非若何何天賦之過人遂使予不能相及如此因自念詩詞文藝終已不克如人莫若自安樸拙遂自割所好鮮復捉筆而游心載籍以期實得身心無柰資質愚下益復茫然聖賢事業如天如海泛泛悠悠終未知作何底止究之舊習未忘見獵心喜凡遇友朋佳句輒復把玩不能釋手益以不獲一讀宗典之詩爲悵壬寅歲歸始得與宗典鄉閭一晤見宗典意致愈加清迥精神益復閒淡而議論愈加闕肆知其所養者深所造者遠蓋不獨詩文之妙爲足以見知於世已也

然以歲末瑣務搶攘明春又復別去終未獲一讀宗典之詩爾後子每歲歸則宗典未返迄宗典至余又遠行又汔十年不復再晤乃辛酉歲余自浙歸教於家宗典以歲杪歸暨春得復聚首與談舊好方欲請讀其詩而余遭寒疾又未遑及讀宗典將出門行有日矣幸而天假之緣宗典亦疾未果行遂獲暢讀宗典之詩夙好所鍾如欽拱璧全集自某歲及某歲凡若干歲得五言七言古詩律絕及詩餘共若干首大抵清而不浮淡而不枯幽而非寂苦而不寒雕不傷渾鍊不傷氣而一段忼慨

昂藏孤騫遠眺俯闕一切了不由人之意自盎然於篇什之表一闕之間每燙晃猶有餘致噫工至矣是豈獨天賦之優抑積學所臻而性情亦有獨摯歟竊謂詩本性情聖賢之學本無二致惟是富貴膏粱之氣最足污人腸胃胸中一著勢利便從此汨沒終身無復有出人頭地之日然則宗典之爲詩也其志遠故其氣自清其心平故其情自淡其神閒故其興自幽其守貞故其吟自苦其靜而與天遊故其體物也工其氣有所養而不妄馳故其脩辭也老其胸中無一毫富貴膏粱之累故其

天真有以自遂而達之於語言文字之間是以處
流俗而不污入風塵而不染宗典之工於詩也獨
詩之工云爾哉道也進乎技矣集中亦時有孤憤
不平之句而要此非其真余與宗典自少相處爲
有以知其心他人未易語也宗典常多病故其集
名藥囊草余謂宗典天下惟俗不可醫君詩不俗
也豈亦藥囊之功歟惟貧與病爲最宜詩則貧也
病也其醫詩之藥邪要惟近性情之故宗典之得
名郡邑已二十年而全集未能付梓以問於世故
聲問未廣亦快快常以爲憾雖然無庸憾也吾自

有真不粹無害也且以君之詩亦終無不壽於世者而猶有進焉者詩以言志志之所至是宜偶一爲之若多爲應酬毋乃重費精力而玩物之戒亦吾人所不可忘吾與子童年之好癖也宗典其自今可無苦吟矣詩至矣不患不傳矣異日有傳子之詩而問之世者則願以吾言附之左庶使余之不能詩者亦得子之能詩以傳亦所以無忘平生之好歟

詹抒赤詩集後序

歲甲子復抵楓溪晤抒赤間三年耳髮蒼然予同

庚也老矣坐談頃數年間生世浮沈時事更改獨我輩如萬年青不高不矮又出脈望殘紙一大卷有刊者寫者前後不相續者收拾頗見頭緒則其先人某詩文雜集已刊者版毀遺失存伯什之一續抄或得百一其自作詩真草相雜塗抹黠乙亦約若干篇自言生策憂煎消遣聊復事此志之所在未敢示人予謂抒赤子善樂當不老今老其此之故歟予潦倒筆硯五十載夢寐見書卷畏之而不能割心煩血耗乃真知此能老人子曠人亦復以是羈邪抒赤曰何羈適也雖然竊有謂也家世

儒也予以衣食荒然性之所近惟是子亦鄉嘗許之遂欲附之敢謂瓣香片羽亦欲留半稿示子孫勿信謂予不讀書也予曰然哉詩欲適適則安詩不欲羈羈則苦吾子適矣宜有以自見也旣讀其詩詩漸老造句自然蒼然者竟亦蒼然矣昔人以木落歸根潦盡潭清爲詩文老境誠未易幾然富貴則俗寒酸則卑豪俠則粗放浪則濫抒亦有詩自吟凡此世情之病自其所無而年來閱歷日深則於凡不世情之病亦消磨日化以此入詩固自不覺其恬然靜翛然遠也而體物亦日工矣若乃

儒門事業則廣矣大矣先武之繩豈僅此詩文遺
跡而時至事起運會了不由人吾與子方共歎艱
難時陰飈忽惟是安之若素以爲所當爲而已而
其志則良可見也因數語弁之

姪梅菴詩集序

吟無工拙率性爲佳賦豈在華一言見志世有畢
生苦吟而筆下了無好句者又有工帖括藝時文
喬皇典麗灑灑洋洋不難掇青紫拾科名而使之
賦物怡情因時卽事贈答之間則捻斷髭髯不能
吟安五字者此豈詩之果有別才抑性情之不近

歟然則何者宜詩意必窮而後工歟曰不然夫騷
人韻士類矢口以成章卽怨婦征夫亦緣情而吐
玉性靈所會一往而深有不待脩辭而致足感人
歌泣者此詩之風也蓬萊闕下染翰杼辭金華殿
中敲金戛玉或紀一時之盛或寓規諷之忱此亦
詩之雅也及夫天馬西來白雲封起則郊廟之典
祀漢晉唐宋類有歌詩是亦三頌之遺然不戢升
降之異矣及乃道藏有歌梵天有偈下至山中木
客野塚狐禪亦或且編字成文聯章作集種種不
一怪怪奇奇無不類有佳者則安在其必窮而始

工也然則唐人詩賦取士故詩莫盛於唐及宋明而後則以策論及制藝時文故宋明而下士亦專工制藝而詩學多不講矣意此爲詩文升降之故抑亦士人之有專習歟曰是又不然詩至三百篇止矣迭降而楚騷漢賦以及六朝風斯日下唐人以聲韻頂巖束縛視三百篇亦爲已遠第其氣骨渾成漸洗雕鏤靡麗之習由初而盛視六朝自差勝耳在昔成周之世曷嘗以詩取士卽在唐之一代風氣三變其盛衰隆替迄今可數是豈學之不專歟大抵文運盛衰大則關乎一代之隆替而世

道人心胥係屬焉轉移次則由乎一方之風土而華實剛柔亦以習俗爲趨嚮又次則本乎其人之性情而所處遇合不常窮達異致則其所以自鳴者亦因之以不能無變是惟識見高超心胸磊落精神爽朗骨氣堅剛者爲能不爲遇變不以俗易不以風移而自然舒毫見性潑墨皆情天真灑然獨往獨來上下於天壤今古稍有累焉挫矣然要惟性情之所近各自斐然成章可歌可詠夫詩則何須學而詩亦豈學所能工歟然則果詩有別才不關讀書乎曰是又不然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

故見識以學而超心胸以學而闊精神以學而爽
骨氣以學而堅性情以學而擊故文必以學工而
不以學文工詩必以學工而不以學詩工讀書益
人益則隨夫人之自領也丙寅孟春子再姪梅菴
以其所著酸齋草來質於予子閱之終卷見其詩
多刻削清苦耐人尋味其風格則大抵多類西崑
浸淫而上之以及乎浣花諸什噫可謂工矣草以
酸齋名窮於遇也然清苦中不失氣骨刻削中自
饒風致則性情也余家世自先清簡瓣香未墜而
梅菴之尊人易齋爲文場主盟猶天下所共識梅

菴載籍極博而於世俗泊如其於詩也蓋性情近之矣而獨非學中來歟其詩以學工歟抑學詩而工歟其以窮而工歟抑窮而後工歟是可以徵予言之不謬矣雖然又有進於梅菴者所處雖窮吾身自富也有吾之氣骨何妨獨往獨來有吾之性情何妨放言高論梅菴殆醇謹之質而猶覺有所拘故清而未曠也不然何以酸爲因舉吾鄉所論詩之意而併告之遂書之以弁其首云

余子疇詩集序

子疇先生詩名噪天下天下實鮮有知先生詩者

譽子美曰不避邨俗責荆軻曰曷爲變徵一則無目一則無心而先生之詩隱而先生之志亦隱蓋先生不學作詩而好作詩籟鴻鵠於籠中加束縛焉其欲殺欲割之情豈能自按情不擇言是以變怪百出課虛責有刻水鏤空工妙何所不至然旣好之而不擇言矣則擇穀于園往往而有概謂史記皆憤辭子長不任受謂崑山無尺寸穢土崑崙亦不能也要其佳者則不在此古詩絕句多非先生所長惟律詩之佳卽先生亦不知所自至茲所遴選凡若干篇將以質之於天下之有心有目者

余子疇詩集後序

五言古詩雖貴樸直然樸直在氣骨不在語句要自有樸而腴直而婉者晉魏六朝雖漸開律體然有通體似律而不可謂之律詩者其氣古也雜一近句則雖欲貌古而不能況以邨拙謂古詩乎子疇先生以邨拙句爲長技是僅見庾鮑陶謝之貌而未見其神也香山長吉則已末矣七言古詩句長字多氣漸奔放然無問短長要期於奔放中波瀾變動時出奇特乃爲可觀其長篇綺語固非先生性情所近此不可彊卽俛仰憑眺及贈答往來

之作亦以故作奇崛勢不自然其平者又忒庸熟
均未足稱也五七言律全集中不無庸弱多拙俗
者卽茲所選亦未敢淘汰盡去而夷猶之態骯髒
之骨時時發現於行墨間加以思眇衆慮靈揭性
初造句於無句之中寓言於不言之表則鬼斲神
鏤令人不可寘解此其大觀之妙不唐不宋苦咀
甘流嗚呼至矣而外間僅以王儲韋白擬之甚矣
其未知言也五言絕句以二十字鼓盪心胸要必
語盡言中神遊象外始令人歌誦有味若平鋪景
物則無詩矣七言絕句以二十八字間風雲飛舞

神流氣旺李青蓮咳吐珠玉正以神龍行空捲舒自得而莫之天闕也不然則文義清通村學究亦解吟詩奚俟斗酒稱學士歟杜少陵感憤時事慷慨激昂談詩者事之爲千古宗匠而絕句絕少佳作豈絕句又別有風情固非沈重篤摯之士所能工乎子於子疇先生詩所選五言古詩僅五之一選七言古詩僅四之一五言絕句僅七之一七言絕句僅九之一然鄙意已多所收不敢刻也五言律詩所選者三之一七言律詩所選者三之一而鄙意已多所割不敢濫也則卽此以盡先生而先

生見卽此以觀詩而詩亦見矣

雙池文集卷之六 終